

ZUIJIU
罪
疚

段慎语
◎ 著

九州出版社
JIUZHOU PRESS

ZUIJIU

罪

疚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罪疚 / 段慎语著. — 北京 : 九州出版社, 2011.9
ISBN 978-7-5108-1164-7

I. ①罪… II. ①段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1)第193936号

罪疚

作 者	段慎语 著
出版发行	九州出版社
出 版 人	徐尚定
地 址	北京市西城区阜外大街甲35号 (100037)
发行电话	(010) 68992190/2/3/5/6
网 址	www.jiuzhoupress.com
电子信箱	jiuzhou@jiuzhoupress.com
印 刷	北京俊林印刷有限公司
开 本	880毫米×1230毫米 32开
印 张	7.75
字 数	129千字
版 次	2011年11月第1版
印 次	2011年11月第1次印刷
书 号	ISBN 978-7-5108-1164-7
定 价	28.80 元

★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★

内容简述

袁三混从抗日战场偷跑出来，在回原籍途中进一农家找饭吃，饭后将为他做饭的女子强奸。袁三混回到出生地堤头村，不久，堤头村遭鬼子灭村屠杀，唯三混一人逃出。为了吃饭，参加了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。畏死，惧战，后脱离游击队参加了城里专管运输的“二脚行”。通过“二脚行”，进安平寨汉奸家庭严炯家为护家奴。

严炯共五子二女，二子是伪县府秘书，三子是日军宪兵队属下密探，女婿是县维持会会长，是县内挂上号的汉奸家庭；严炯为拢用袁三混，为袁三混张罗娶妻。但严炯又仗势欺人，强奸了三混妻游春草，主仆间开始出现矛盾。

据点日军在严家做客时失一兵，原因是此兵企图强奸农妇被共产党员马敬实杀死。夜间，马敬实得袁三混助，将死鬼子弄进严家大院，放在女厕。严家发现后不敢声张，只能埋在院内。

据点日军头目乡缘梦夫接到密令，抓捕中国女子送日军中服役。安平寨另一家富户司马正达的女儿小倩是内定抓捕对象。袁三混夫妇得消息后私与司马家送信。游击队巧妙安排，借机消灭了鬼子。

乡缘梦夫怀疑严家走漏消息，怀愤中看见严炯二女严如玉，并强掳如玉。

严炯怀疑是三混夫妇与司马家通信，企图让三子严雄将二人

罪二

杀害。严雄要杀袁三混和游春草的时候，被严炯四子严壮救下。

严壮在南京上学，后经商，是中共党员。回乡后，名义上是国民党地方武装的团参谋长。

严壮让三混夫妇过黄河古道参加他领导的国民党部队，途中被马敬实阻拦。马敬实把袁三混夫妇领到共产党四大队的驻军孟运楼。

袁三混曾自动脱队，队长秦其凯不愿再接受袁三混。

司马正达全家离开安平寨进入根据地后住进孟运楼孟昭宪老先生家。孟昭宪是老知识分子，地方抗日名士。孟先生长子孟华琛在共产党内部“肃托”运动中，惨遭杀害。二子孟华琳思想有了波动，遭孟先生责斥。为了挽救抗日根据地危局，为国为民，孟先生向毛泽东写了信，后得到亲笔回信。

孟昭宪在天津办教育时，曾收养关东沦陷区孤儿张皮。袁三混夫妇到孟运楼后和张皮同住一院，张皮企图强奸游春草，被孟老先生斥责。张皮愤然离走，投靠鬼子当了汉奸。

张皮严雄领日军攻打孟运楼，严壮率部解孟运楼之危，并怒杀了亲兄严雄。但另一个汉奸张皮却逃脱了。

根据地里耳闻目睹，袁三混的良心发现，强烈要求参加游击队。游击四大队新任政委，司马正达二子司马君升同意接收了他。

袁三混参加游击队后，更名袁新生，被派进城里再进二脚行，打听敌情。

中秋节时二脚行派新生给汉奸张皮家送物品，袁新生借机杀了汉奸张皮。

严家四子杀了三子，对严炯精神打击沉重。严炯进城里大女家企图消弭痛苦，结果进了王家先被日本鬼子毒打一顿。严炯和王国乐发生口角，离王家去了二子严武家。二儿媳对公爹十分不满，恶言相加，严炯病倒在二儿家。

严家二女严如玉被掳进城后，进了日军师团长吉谷的司令部。吉谷夜宿严如玉房间，被严如玉发现了日军上层给吉谷的密令。严如玉用肉体取悦吉谷，得准出司令部。将心记密令写在纸张上，交给了父亲。

严炯带上密令，重病上路。在安平寨，救袁新生和马敬实，并将密令交给二人。

游击四大队得到这一重大军情后，当机立断，借机攻取利木县城。但这一举措，必须迅速向边区党委汇报。经研究，派袁新生去边区党委送信。送信途中，袁新生救了一名女子。袁新生将命危女子送到她家中，结果发现，被他救的正是他当年强奸的那位农妇。



袁三混成功地从台儿庄战场活着逃出来。这被别人视为稀有。袁三混也曾为自己的这种能力庆幸。

那是专门制造死亡的战争。先是炮弹像下冰雹一样从天上堆落下来，选择在人集中的地方爆炸。爆炸把一个或一群活人瞬间支离成数块抛向空中，落下来便是人的血肉铺染的地面。活生生的人，来不及思考，来不及留恋，灵魂就出壳散飞了。炮弹没炸死的人接下来要进行面对面的拼杀。活人面对面，近在咫尺，伸手可以相牵。扑哧一刀，死一个。砰一枪，死一个。生死已经没有界线。传说中的无常鬼和阎王爷无法按正常程序接收，都慌了手脚。

除了死人还是死人，尸体压着尸体，地上全是血汪子。

身经百战的袁三混早已蓄谋要藏下自己的小命。当鬼子兵还没涌上来，在炮弹的爆炸声中别人纷纷倒下的时候，他也毫不犹豫地倒下去。别人倒下后不动了，他倒下后钻到尸体的下面。天塌地陷般的阵势终于过去了，枪炮声，拼杀时的怒吼声，死前的哀号声，呻吟声，渐渐消失。没声音了，一点儿声音没有了，接下来是一片死亡的寂静。这时候，袁三混才开始动。像蛰伏的蛇一样先轻轻地蠕动一下，听一听，还有没有活气。再动一动，再听一听，判准了，附近全是死的。终于，他拱开上面的尸体，先探出一个头。他头上顶着烂肉，嘴上糊着血渍，他把别人的脑浆和血糊迷上的一双小眼睛睁开，看一看

罪 二 疾

这个再生的世界。他像蛆虫一样从死人堆里钻出来，却没有蛆虫饱食后的兴奋和满足。他惊恐万状地打量自己，发现自己毫发无损。毫发无损的他耗尽了体力，耗尽了精力，他像筋已缩了，骨也软了，但是，他没死。

很多很多比他年轻的，比他体壮的，都死了。

季节虽然是春首，天气却恶劣得像时局。

浅灰色的天，分辨不出上面哪些部分是云，哪些又是从喧嚣的人间荡起的尘埃。虽然时近黎明，这种恶劣的天气遮蔽了太阳的光辉。凄厉的风带着哨音，像铁扫帚一样刮刺着人的脸，久痛不缓，就麻木了。树的干枝在烈风中摇曳，像在呼唤吓缩了头的春天。荒村在蒙蒙地面上窝伏，偶有犬吠像是在向苍天哀诉。

他眼神呆滞，惊恐不减，惊恐中本能地保持着高度警觉。袁三混缩头曲背，不时回头看，怕有人追来。一身血污满布的旧军服，几处棉絮破露。冻僵的双手，哆哆嗦嗦仍然握紧手中的枪。虽然离开满是死人的战场才一个多小时，相距也就是十几华里，他恍若隔世。但是，脑子里却仍然杂乱无章地响，又仿佛刚刚逃离的阵势还在追围着他。

往西又走出十几里，这时天已大亮。太阳带着病态灰头土脸地爬出地面来应付它一天的差事。四野空旷，飞鸟不见一个，更见不到人的踪影。袁三混意识到威胁离他远了，不禁长出一口气。

一口气泄出来他突然觉得非常乏，乏得连喘气的力都没有。全身向酥瘫了一样，再不想动。就地坐下来，坐下就想往地上躺。躺下又艰难地折身坐起来，防险的意识告诉他，这平地路边可不是他睡觉的地方。坚持着挺起头四处望一望，一方一方的麦田，间或有空白地。缺肥少水的麦苗像他一样少气无力，染着晨霜，像少年白头，稀疏瘦弱地趴伏在地面上。

疲惫的眼神终于看到不远处有一条小河，他挣扎着站起来

向小河走去。早春季，小河内尚残存着一汪一汪的清水。这水汪似乎意味着生命的潜伏期。他走近水汪，身子趴下，嘴插进水里喝几口。喝几口水，心里顿时觉得舒坦许多。坐在水边望，水里几条小鱼在游。他心想：鱼真好，啥也不用做，活得自在。又一想：鱼也不行，水一干就得死。人逮住下油锅，老鸱也敢吃它。心里很悲苦，搔搔头，捶捶地，想不出个好活的办法，心想：能成个神仙就好了。

神仙要不要睡觉袁三混还不能知道，他呆坐一会儿自己的眼涩眯得睁不开了。扭头看一看河岸口有一条被夏季雨水冲出的水沟，走进水沟里躺下来，这一躺就呼呼地睡去了。

袁三混一觉醒来的时候，已经是这一天就要结束的黄昏了。这像是另一个世界上的黄昏，和昨天的黄昏大不相同。睡足了，脑子似乎恢复了常态，看一看，眼前一个死人没有。他心里却又越发地沉重，夜又来了，自己去哪里？

小时候，村上的人都叫他“三混子”，他爹他娘也是这样叫。按说“三混”上面应该有“大混二混”，但是没有，他娘一辈子就生他一个。这样，他对自己的名字的含义就不能理解了。不理解也无所谓，人，只要有个名字就行，只要能活。袁三混最怕死，村上七八十岁的老人死了，对他也有刺激。觉得自己七八十岁也会死，心里就发抖。但是，爱活着的他生活的环境并不好。家穷，经常挨饿。看到有饿死的人，他更怕。因此，爹死以后，他十二岁就独自出去了。先是要饭。饭不好要，大几岁就开始做工。做工找不到好活，在山西钻黑窟窿给人挖煤。挖煤那活可不好，有一次塌方差一点儿没埋在里面，这活不能干，没领工钱就跑了。没手艺，只能去当兵。当兵打仗会离死更近，可是三混很快就找出了门道。一看不行，赶快举手，举双手是活命的好办法。后来，办法越来越多，打仗频频偷跑，吃得不好他也偷跑。走过多少地方，换了

多少军头，自己也记不清了。就因为不停地更换主子，当了十七八年的兵还是个兵，老兵油子了。

有时候他想，能当上军长师长就行了，蹲在指挥所里只下命令自己不打，没危险。就是仗打垮了，投降也不用举双手，而且人家还能好吃好喝地当人待。可是他硬是当不上，连排长班长也当不上。

袁三混想了一阵长出一口气。想这些有屁用，不顶饭吃。

是的，这时候他已经很饿了，饿得前胸贴后背。因为小时候是在“饿”中长大，对“饿”特别敏感。本来他人生只有两个目的，一是“不死”，二是“不饿”。“死”是让他丢开了，可是“饿”还在纠缠着。老兵油子心里清楚，这一次从台儿庄逃出来和以前不一样了，这一次是和日本人打仗，老百姓若知道他是一个逃兵，说不定敢打死他。

但是不进村找东西吃，又能饿死。

走出小河四望，空旷无际，静无声息。仿佛这世界只剩下一个他这样的人了。一个世界，一个他这样的人，他的精神世界里没有一点点作主宰的意识。做奴隶吧，谁是主人？他很迷茫；唯一的欲望就是活下去，要活下去，眼下唯一的办法就是要找到吃的。灰蒙蒙的天已进入夜色之中。在渐进的夜色中，他终于看到二三里外有一个更深暗的地方，断定那是一个村庄。犹豫一下，吸一吸肚子，抖擞精神提起枪向那里走去。

这是一个很小的村庄，也就是十几户人家。村东头一条南北路，路东孤零零住着一家。他站在村外观察一阵，虽然有偶尔闪现的灯光，不见有人走动。想了一会儿，看一看手中的枪，向路东那一家独门小院走去。

一扇很薄的院门，好像给谁预留着，他一推，那门就悄无声息地开了。他知道既然走到这里，待在门外更危险，就决然走进小院。

这是一个五口之家。老汉老婆都是五十开外的人了。他们的儿媳妇正袒怀给刚刚过了半岁的孩子喂奶。几天前老汉的儿子被保公所派往台儿庄帮中国军队打日本鬼子，听说中国人打赢了，全家人正高兴；儿媳妇把孩子喂饱，将孩子交进婆婆怀里，要去做晚饭。因为胜仗让人兴奋，只顾说，只顾盼，都忘了吃。

年轻的村妇一边扣着夹肢窝的扣子，一边从堂屋里出来往厨房里走。她有心事，有牵挂，出堂屋门不由得往院门处看。这一看兴奋不已，脱口喊：“爹，娘，回来了，他回来了！”疾走几步迎上去，想趁公婆没走出屋先摸一把她的丈夫。

可是走近一看，不是！不是她男人，进院的这个人一身腥臭，穿着破军装，手里还提着大枪。这，分明是个散兵，散兵在老百姓的印象中还不如土匪。尤其是年轻女人，最怕碰上无人管的散兵。散兵进院，就是狼入羊圈。年轻的村妇吓得嗷叫了一声，“爹，爹，你快出来……”好像就要被人怎么着似的，呼救呼援。

老汉一听儿媳妇的声音不对，连忙从屋里奔出来。看见袁三混那副模样，自己也害怕。儿子不在家，他得担当，保护家人。毕竟上了年纪，比儿媳妇能稳住神。

“老总，你有事吗？”老汉颤着声音问。

“老大爷，”袁三混想好了求吃的套路，虽然自己也很“老”，看表面不止三十几岁，他依然这样称呼。“你别怕，我可不是坏人，我是从台儿庄来的。”

说话很和气，没有以往散兵的样，更没有匪味儿。而“台儿庄来的”，起大作用了。台儿庄参战的中国兵这时候在老百姓心目中个个是天神，是救星。这个小村子家家备有香案，烧香叩头，为自己的队伍祈求苍天庇佑。

“长官让我送封信。仗打几天几夜，又走这么远路，饿得

实在走不动了，想求您老给我点东西吃。”

真客气，这话听了让人心里暖和，老汉有些感动了。求啥？还用求吗？舍出命打仗还不是为了老百姓？老百姓不指望他们，还能指望谁？自己不吃，也得给他们吃！队伍上的通信兵应该是什么样老汉不得而知，但是他知道这兵送的信一定很重要，一定是大事，这大事准和打日本鬼子有关。

“快快，快进来，进屋进屋。”带着感恩的心，带着爱怜的情，老汉抖动着嘴唇把客人让进屋。立刻安排儿媳妇：

“刘二姐，快，和面擀面条。还有鸡蛋没？有就给老总打两个荷包蛋。”春上粮食紧巴得很，本来打算下锅糊粥每人喝碗垫垫饥就行。下蛋的母鸡全让老汉逮住送去劳军了，积存的鸡蛋是用来补养孙子的。

干活利索的刘二姐来了精神，和面，擀面条，劲儿抖抖地。不一会儿，饭就做好了。碗很大，不盛饭简直可以当帽子用。袁三混一气吃了三大碗，还吃到两个荷包鸡蛋。昨天装死，今天赶路，两天两夜没吃东西。刘二姐擀的面条是稠的全让袁三混一人吃完了，只剩下半锅面条汤。吃荷包鸡蛋的时候袁三混感动得很，流出了眼泪。心里打算着吃完饭给老汉叩头，这恩不能不谢。

吃完饭，打个饱嗝，松松腰带，把叩头谢恩的事儿忘了。

老汉递过早烟袋。锃亮的黄铜烟袋锅，湘妃竹烟袋杆。特别是那个烟袋嘴儿，玉白色里还有红线纹，很漂亮。袁三混一看含在嘴里，点燃了悠悠吸起来。右侧摆着香案，香炉里的香和袁三混口中冒出的烟同时在屋内冉冉升腾。

老汉坐在一旁陪话。“俺儿也去台儿庄了。”他很自豪。面前这个兵是从台儿庄来的，他觉得亲近。现在外国人打到咱家门口了，中国兵和中国老百姓，是一家人。“嘿，都说小日本鬼厉害，我看，也不经打。现在，只要咱中国人

抱成一团……”

老汉兴奋地讲，袁三混吸着烟，两眼眨巴着。

肚里填足了不错的饭食，在土沟里睡了一整天，精神有了，力气也有了。身体的各个部位开始苏醒，一度被吓出壳的灵魂也归了位。

刘二姐在厨房里刷锅洗碗。收拾干净了，又回到堂屋里。也许中国军队的胜利减缓了她对丈夫的牵挂，而这位在她们家吃饭，吃她亲手擀的面条的，正是台儿庄打败日本鬼子的中国军队中的一分子。她和她的公爹一样，对这样的人从心里感到亲近。鸡蛋很金贵，家里大人谁也舍不得吃一个，刚才往锅里打鸡蛋的时候她一点儿不心痛。人家命都不顾了，咱还舍不得俩鸡蛋？她把这个大兵当成亲人，当成她的“娘家哥”，所以再抱起孩子喂奶的时候她也没回避。袒露出一只“美美”，只是有点儿不好意思矜持地笑一笑。

袁三混又装起一锅烟，点燃了猛吹两口，烟袋锅烧得吱吱响，红光闪烁。吸完磕掉烟灰，把烟袋杆往自己腰带上一别，像练武人歇了一阵又要开练一样，抖抖双臂站起来。眼神变得凶直，向老汉老婆努努嘴说：“哎，老家伙，你们两个，都出去！”

老汉本来正惊疑不定地看着大兵的动作，看着被大兵别在腰间的自己心爱的旱烟袋，听了这话心里一抖。抬头再看，大兵的一双眼已经恶魔似的盯在了儿媳妇的“美美”上。老汉知道坏了，要出事了。这不是个什么好东西，自己不慎引狼入室。

亲情化为乌有，感动也烟消云散，恐慌重新占据心头。但是他想挽救，向恶魔求一点儿善意。“老总，招待不周的地方请你原谅。还需要啥你说，我们一定尽心尽力。”

“需要啥？嘿嘿，”袁三混淫笑起来，向刘二姐努努嘴，“我需要她。”

开始以为这个兵会有以前那些散兵的动作眼神，可是他没有，很规矩，很温和，觉得这个兵不是那种人。可是现在那种动作眼神全出现了。刘二姐觉察出这个兵心不正了以后，立刻侧过身去。公爹说那些话，是向恶鬼烧香买好。可是，烧香叩头对恶鬼起作用吗？她抱起孩子就要走开。

“你不能走。”袁三混把枪一挺拦住她，“你公公问我需要啥，现在我就需要你。”

“你这个人哪，”老汉心像被刀捅了一下，像被恶鬼拽了一下，气得浑身直抖。“你来俺家找吃的，俺自己舍不得吃的都拿出来给你吃。你吃饱了喝足了要干这种事，你还有点良心渣没有？”

“良心？谁是良心？良心是黑的还是红的？”袁三混还有些气恼，阴着脸问。“别说你儿媳妇这样的，现在抓住县长省长的闺女我也敢日！日他娘，一连人打得就剩下老子自己，我活着是为了啥？”腾起一脚踢翻身边香案。“摆这些有屁用？敬神，神都干啥去了？”他不信这一套，他啥也不信，他只相信只要不死，吃了干了才是赚的。

这是一个神鬼不惧的恶人。战场上死那么多人，战死人的血在他眼里就是血，触动不了他的灵魂。这就没办法了，老汉干咽唾沫说不出话来。

“你们两个老东西别磨蹭，快滚！”灯光中袁三混的两只凶眼暴着血丝，像要吃人的疯狗。他不能在这里久停，他有些不耐烦了。他突然想出一个办法，认为这个办法会最有效。

“再不出去，我就把这个小孩弄死，把你家的这条根给你掐断！”说着，枪托子捣过去。枪托磕在小儿的肚子上，小儿的哭声由高到尖，尖号到哑，小脸儿也是先红后紫，然后发青，眼看要憋死过去。

老汉老婆就站在眼前，枪托捣在孙子身上，如同捣在他

们心上。孙子那种哭号就像在割他们身上的肉。老汉想拼老命，又不得不向这个禽兽哀求：“老总，你行行好让我把孩子抱走。其他的事……由你，行吗？”

“不——行！”袁三混拉长音表示他的果断，表示他有经验而且见多识广。狡猾笑说：“你抱走你孙子，你儿媳妇就不听我的话了。我得让她乖乖地，不要和我闹别扭。”并且威胁说：“闹别扭不听话，我就把你这个小王八羔，”指着孩子，“一枪崩了。老东西，知道不知道，你儿十有八九死在台儿庄了。这小东西一毙，你就断子绝孙！”

“果然，果然，”老汉的心缩成一团，变得语无伦次，“老总老总，可，可不能。你只管那……那，可不能再伤人命哪。”

“那就看她喽。”袁三混狞笑，“顺顺溜溜地让我干了，没事。如果，别别扭扭给我拧劲儿，对不起，我干了她我还得把她弄死，她娘俩让你们一坑埋！”

老汉觉得满口都是苦水，咽了又咽。他用手碰一下老伴，老婆会意，劝儿媳妇说：“二姐，你就顺了老总吧。这事，这事……不怪你。老总是个好人，他，他只……那个，不会害你娘俩的命。”

老汉老婆眼里流泪，心里流血，被迫走出自己的屋。他们恨自己，恨得咬牙切齿。瞎眼呀瞎眼，行的啥好？他们悲愤地怒视苍天，恨老天爷忒不长眼，为啥还能让这种人活着？他们还恨日本鬼子，恨日本鬼子杀了那么多中国人，为啥就没把这个人杀死？

公婆出去以后，年轻的村妇只能变成一只羔羊，她要面对张开血盆大口、扬起爪子的饿虎。这只恶虎饥饿又精神抖擞，笑脸带着令人惊惧失魂的狰狞。它有枪，有兽性，有不怕苍天神明责罪的无所畏惧的精神，这一切使这一家老小只能臣服在它的利爪之下。村妇视贞节如生命，她想一头撞死。但

罪疾

是，这畜生发话了，他得不到满足就害她孩子的命。她要作最后一搏，抱紧孩子夺门外逃。门早被这个不知干过多少次这种缺德事的恶兵给插死了。屋门很结实，门闩很粗，这是防止坏人的最后一道防线。可是现在坏人在屋里，无法破损的门成了固死自己的牢笼。

“我死！我死！我死给你看！”女人突然号叫起来，如歇斯底里发作。

三混狞笑：“死啊，死了我也不会让你干净，照样干。你死吧，死死。这个小孩儿，我让他跟你走，路上给你做伴。”

屋外老汉一声尖叫：“二姐，可，可别！我求求你，咱程家得留条根呀！”

女人软瘫了，娘不能不顾孩子的命，保孩子的命是她必须完成的人生使命。她的愤怒只能变成无可奈何，灵魂交给不肯怜人助弱的苍天，那副失去了知觉的躯体，任由饿虎似的恶兵扒皮、啃、咬、嚼。

袁三混在女人身上疯狂发泄，比和鬼子肉搏的战士还要凶猛。彻底地满足了，才罢休。然后在屋里翻箱倒柜地找东西。找出女人丈夫的衣服自己穿上，把剥剩下来的那身污臭丢在地上，提起枪扬长而去。